

田子坊的 画家群落

沈纯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田子坊的画家群落

沈纯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子坊的画家群落/沈纯道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21-4295-8

I.①田… II.①沈… III.①画家-调查报告-上海市 IV.①J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7183号

责任编辑:徐如麒

出版统筹:刘伟光

书籍装帧:王 吉

版式设计:李彦峰

田子坊的画家群落

沈纯道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8.125 图、文290面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95-8/I·3323 定价:60.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5032807

陈逸飞的田子坊情结

（代序一）

陈逸鸣

《田子坊的画家群落》出版前，作者沈纯道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可以为这本新书写一篇序文。这本书，是对我哥哥陈逸飞的一种纪念方式，也是对田子坊里画家们群体记忆的一种保存格式，更是对田子坊艺术社区的一种回顾形式。我找不到半点理由，可以谢绝这样的好意。

当这本书出版时，哥哥陈逸飞离世已经快七年了。这些年过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时常被我们提及。像所有爱戴他的人一样，我对好兄长也是倍加思念。自小，我就追随哥哥足迹，一步步前行。没有他的启蒙，我大概也不会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上。

1980年，封闭已久的国门刚刚开启一条窄窄的小缝，立志要做最优秀画家的哥哥，就远渡重洋，去了美国纽约——世界艺术活动最活跃的城市。当他站稳脚跟后，第二年我也去了纽约，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就住在哥哥那里，他对初来乍到的我给予了全面的呵护。

当哥哥成为纽约著名的哈默画廊签约画家时，我则成为了纽约另一家著名的瓦利·芬德莱画廊的签约画家。1990年，哈默画廊提议哥哥与我举办一次兄弟联展。这次展览后，我也成了哈默画廊代理画家。自此，成立于1928年的哈默画廊，第一次迎来了兄弟档签约画家，我则与哥哥并轨同行。1995年，哥哥与马伯朗画廊合作，离开了哈默画廊，但我却留了下来，直至今日。屈指算来，我与哈默画廊的合作时间已经长达二十年。眼下，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展，哈默画廊作为协办方提供了全力支持。走进哈默，完全是哥哥的原因，留在哈默画廊，说明我与画廊间的合作是愉快和有成效的，对此，我始终要感谢哥哥的提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哥哥陈逸飞把事业重心转移到中国，尤其是上海。从一无所有地走出国门，到建立起自己的视觉艺术产业链，哥哥用了不到二十年时间。前十年在美国纽约作理念与资源上的积累，后十年在中国上海作行动与事业上的开拓。很快，风生水起的视觉产业，让哥哥忙得不可开交。哥哥希望我可以回到上海，在事业方面助他一臂之力。已经在艺术创作上走出自己道路的我，起初不太愿意离开美国，毕竟自己的家人都已经生活在纽约。几次与哥哥的接触，瞧见到他愈发憔悴的面容，想到他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他所钟爱的事业上，奋力奔波。

算是对哥哥多次召唤的回应，2002年，我回到上海，他把环境艺术、服饰等方面的业务交给我负责，好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处理与视觉艺术相关的其他事情。

回到上海，哥哥特意在田子坊里安排了一间独立的工作室给我，便于我的油画创作。工作室就在田子坊210号弄堂的主巷道上，紧挨着他的陶艺工作室。我白天在公司工作，下了班及周末就到自己的工作室作画，与哈默画廊的合作还必须继续。

本来，我以为到了上海，可以方便与哥哥的接触。事实上，他全方位的事务日益繁忙，我们见面机会越来越少，但彼此的牵挂始终未变。哥哥的油画工作室就在田子坊牌楼的东侧楼上，尽管再忙，艺术创作始终是他的主业，他没有放下过自己的画笔。那里还有一个会客室，有时利用间隙，他便接待一些客人。

夜阑人静时，我会习惯性地走出工作室，往弄堂口的楼上望一下，如果看到哥哥工作室的灯亮着，我会给他打个电话，方便时过去看看他，聊一聊。这时，白日里熙熙攘攘的泰康路，已经寂静许多，唯有摩托车驶过才会有吵闹的感觉。我们彼此会关心近日的工作、生活及其家人的情况，说得最多的总是：“不要太累了”，他自己快要累坏了，还会非常认真地叮嘱我要注意身体。

有时，我在工作室画画，哥哥有机会时也会过来敲敲我的窗，高声喊：“弟弟！弟弟！”他进来看看我在画些什么作品，兄弟间没有太多寒暄与客套的必要，他会直接告诉我，“这里很好！”“那里最好改一下！”“这幅作品代表了你的水平，应该好好完成它。”寥寥数语，透出他几十年油画创作的经验与体会，站在他熟悉的画架前，显露出他的英雄本色。

在我2002年回到上海，到他2005年的意外去世，期间我只是晚上和周末在田子坊，而哥哥完全把田子坊当作他的视觉大产业的大本营，花在田子坊里的时间比我多得多。他一直非常关注田子坊的发展，并担任了田子坊的业委会负责人。他经常会陪着重要的客人，在田子坊里走走看看，把他们带到画家楼里认识一下外来的自由画家。认识他的人，或者第一次见到哥哥的，都会对他非常友善地点头微笑，看到这多人喜欢自己，哥哥当然由衷高兴，他想以更努力的工作来回报这座城市，同时做大自己的大视觉艺术事业。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哥哥花更多时间驻留在陶艺工作室，也就是我工作室的隔壁。这是因为哥哥正在完成他的《理发师》电影，剧组主创人员就在陶艺工作室里讨论剧本和商量工作。那个时候，田子坊里有许多其他业主，哥哥生怕影响大家，在开关门时总要叮嘱同事一下，出门要小声，别大声说话。因此，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听说一起投诉他的事件。

哥哥的人缘好，还在于他对任何人都是礼貌相待，特别对外地到上海来发展的画家，更是觉得他们的不容易，总是有机会就想办法帮助他们。他觉得，他们的到来，兴旺了田子坊，初期是让倒闭的原街道工厂老职工可以报销医药费了，到后来，则是看到人气旺盛后引来了许多



陈逸鸣在田子坊



陈逸鸣在田子坊画室

艺术爱好者，打开了田子坊的知名度。对于其他画家的作品，哥哥不会轻易评价，他认为：“画家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作品好坏之别。”因此，哥哥特别注意尊重其他画家。

只要任何有可能提高田子坊知名度的事情，哥哥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媒体本想来采访他，他却把话题引到田子坊上，希望媒体多多报道这个新兴的艺术社区，提升它的知名度。当有重要的领导要来田子坊，哥哥也会好好准备一下，他是讨厌形式主义的人，但觉得领导的到来，至少说明他们的重视，或许可以给田子坊带来新的转机。当听说有房地产商开始觊觎田子坊这块地皮时，他更是主动去接近一些领导，呼吁给都市里的艺术社区留下一条活路。

哥哥和我都有共同的体会，都市里的艺术社区生存状态总是不够理想，类似事情在美国同样在不断上演。通常，被弃用的破旧仓库及厂房没有人气之后，会吸引到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是拯救旧厂区的最佳力量，他们付不起更多的租金，才来到这里，但他们的创新和设计能力，可以把废墟变身为时尚街区。改造后出现的艺术氛围会带来人气，人气的到来则又引来了商业，从咖啡馆、快餐店到时尚小店。商业的活跃开始提升这里的物业价值，越来越高的房租开始让一些艺术家承受不了压力，逐渐开始撤离。或者说，商人最终赶走了艺术家。纽约的“苏荷”社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哥哥担心这样的情况也会在田子坊里重演。

这就像一个不断循环的轮回，只是每个地方的轮回周期有长有短。如果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应该从一开始制定有效的措施，防止艺术社区的式微。哥哥曾经为此担忧过，多次提到：“不知道田子坊将来会怎么样？”

IV

今天的田子坊，比起七年前兴旺许多，更多的小店，更多的人流，商业已经全面进入这些狭窄的小弄堂，如果大家一切尊重艺术的规律，好好保护田子坊的艺术生态，那么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我知道，哥哥是非常喜欢田子坊的，田子坊就像他的家，他会操心这里的一切，关心弄堂里的些许变化。如果听说画家楼里的某个画家走了，他会关切地问：“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他就像田子坊的“家长”，对这个家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如今，他人已经离去，但他的魂还在田子坊，来田子坊的人都知道因为有了陈逸飞才有了田子坊，这或许是对这个有着浓厚田子坊情结的“家长”最好的纪念。

2005年，在处理完公司一些事情后，我将自己的油画工作室搬离了田子坊。在田子坊的三年中，我几乎每晚和每个周末都会去，虽然现在回去得越来越少，但只要听到田子坊这三个字，我依然会神情集中地了解它的一些新变化。田子坊里还有哥哥的许多理想，也有我的不少记忆，我衷心祝愿田子坊可以基业永存，艺术常在！

感谢作者撰写与出版《田子坊的画家群落》，它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田子坊的前世今生，特别是众多来来往往的画家们对于田子坊做出的贡献，以及去真切体会陈逸飞的田子坊情结。

2011年11月15日

画室的故事

(代序二)

王劭音

画室，是一个画家的生活中心，更是描绘世界的起点。每一个画家都渴望有一个心仪的画室，有了自己画室的画家才有了作为画家的真正感觉。我如今的画室在田子坊，这是多年寻寻觅觅后的结果，或许命中注定，自从我进入田子坊，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

我早年在八平方米的亭子间里刻木刻、画插图，后来也画些油画，在这样的空间里只能画些40x30厘米的小油画。这批业余级别的油画，居然被美国亚太博物馆馆长看中，收藏了其中的一幅，此画参加了由他策划的一个在美国的展览，这无形中鼓励我慢慢偏向油画创作。

直到我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后，同事们想方设法为我隔出一间画室，才终于能画较大尺寸的油画。这期间的一些作品陆续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展事，让我慢慢进入油画领域。

然而，好景不长，学院把我们的画室改成了教室。此时我正好应邀到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任教，他们提供我画室，那一时期的作品，色彩比较鲜艳明快，或和南洋的人文气候有关。

回国后，上海油画雕塑院邀我去办展，我以此为借口在油雕院借得一间画室，又混过了几个月。

后来，我因为在学院内开版画课，便占用了版画工作室来画我的油画，用上了版画油墨及木版和丝网版的印刷手段，这个时期的油画留有较多的版画痕迹。

可见画家的风格、作画的技术手段、画面的大小、作品的气场，和他的画室有一定的关系，画室有时甚至会影响和改变画家艺术发展的轨迹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原先坐落在凯旋路，我家住在淮海中路，往返还是不太方便。于是，我在住处附近的文化广场靠永嘉路的临时工房內租了一间画室，很简陋，且环境嘈杂，但室内空间不小，足够让我在其中恣意折腾。可惜好景依然不长，又面临文化广场拆迁改造。

这漫长的寻找画室的流浪故事，那没了画室无所事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日子，才使我明白画室对于我的意义。

当然，画画的人也各不相同。

有的画家把画画当作养家糊口、发财致富的职业，那么，画室就是他的车间；有的画家并不真爱画画，可画可不画，画室便是偶然去住几天度假的别墅；而在我，画室却是日常居家的住所，必不可少，没了画室便会有失魂落魄之感。

《劳动报》记者曹志苑知道我的情况后，介绍我认识了当年和陈逸飞联手开发泰康路的吴梅森先生。吴先生知道我要找画室，便将田子坊三号楼他自己留着的一间房间慷慨提供给我。这是2001年底的事。

为了画画方便，我后来干脆在田子坊附近买了房，步行十分钟即可到画室。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画朝夕相处。

一晃十年过去，我日复一日去画室画图，生活节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泰康路和田子坊却已从昔日穷街变成名闻全球的旅游景点。

当我穿过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游客走进田子坊时，有时会想起陈逸飞。曾经和逸飞过从甚密，后来来往较少，画室搬到田子坊后，反到和他有过多次“偶遇”，他总是拉我到他在200号2楼的画室，拿出几本画册来翻翻，也会拿出几张他画的“小构图”要我“提提意见”。有一次他说我的一幅“西域纪事”（此画被他收藏）上的一匹白马有点多余，我深以为然，当即就着他的画笔和颜料一笔去掉了白马。那情景，似乎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大家一起画图的日子，虽然很穷，文化大环境也很压抑，但却是多么真诚坦然！我和逸飞的关系似乎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不曾“进化”过。

VI

从陈逸飞画室再往前走，就是210弄2号的尔冬强艺术中心了。十年前，我曾见到尔先生灰头土脸地指挥工人在废墟般的旧车间里施工改建。在他的主持之下，我有幸在这个以旧车间改建而成充满当代气息的尔冬强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名曰“宁静的震撼”的个人展览。这个展览的命名就来自于他对我这些画的评价。他现在较少驻守在田子坊，若他在艺术中心，我又恰好走过，必定会隔着玻璃门招呼我进去坐坐，话不多，但彼此相通。

在尔冬强艺术中心的斜对面，就是我画室所在的三号楼了。三号楼也有一些对外营业的商铺，但基本上还是一幢办公楼，游客很少。因此，当我走进位于三楼的画室，一下子便进入了另一种境界，仿佛有一个过滤器，把热闹喧嚣、红尘滚滚的世界隔在了外面，正好和我的内心诉求相吻合。我这些年的画于是也慢慢有了点静气，和世俗社会形成一些反差。

在田子坊的十年，是我创作生涯中较为重要的时期。

学者沈纯道先生为撰写一本名为《田子坊的画家群落》的著作到我画室寻访，促成了我这篇有关我和画室的短文，聊以表达我在入驻田子坊十年之际的一点感念。

2011年12月2日



王劼音先生



王劼音在田子坊画室

汪亚尘与田子坊

(代序三)

汪佩虎

2011年，是我父亲汪亚尘先生接办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八十周年，获悉《田子坊的画家群落》即将出版，并把我父母汪亚尘荣君立与田子坊的溯源关系单列一节作专题记载，我非常感谢作者的用心与功力。这不期而来的著作，算是对汪亚尘接办新华艺专八十周年的一种最好纪念。

1931年，汪亚尘荣君立夫妇从欧洲返沪，因新华艺专校址在卢家湾（今打浦桥海新和海华居住小区）的原因，我父母搬入当时属于法租界的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薛华坊（今田子坊），抗战时学校被日寇烧毁，师生全力将校产抢救至薛华坊内，并在那里设立了临时校舍，继续教学。一二·八事件之后，日军入侵至租界，为抵制日寇统治，不愿意将学校注册于汪伪政府之下，新华艺专就此停止办学。

汪亚尘搬入薛华立路15号后，将住处命名为“云隐楼”，这里就此成为文化名人和雅士聚集的地方，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吴湖帆、张充仁、周信芳、傅雷、张大千、郑午昌、颜文梁等均在此聚首，这种文化底蕴一直传承下来，才使今日的田子坊聚集了各种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流派，让新老艺术家都认同了田子坊的历史价值与艺术根源。

八十年过去了，新华艺专也不再存在，但当年埋下的艺术种子却在田子坊里开始生长，田子坊就像一座开放的艺术学校，让来到这里的人一次次感受到视觉的冲击与艺术的熏陶。如果父亲汪亚尘九泉之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田子坊的画家群落》一书系统、详细与精彩地记录了田子坊的前世今生、艺术渊源与画家们的故事，希望广大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能了解和喜欢它。

2011年12月8日 时年八十六岁记

目录

代序一：陈逸飞的田子坊情结/陈逸鸣

代序二：画室的故事/王劼音

代序三：汪亚尘与田子坊/汪佩虎

田子坊，海派艺术的重镇/1

- 一、 开启田子坊新纪元/3
- 二、 旧上海的画家之家/9
- 三、 美术版图急待抢救/17
- 四、 田子坊画家集体相/23
- 五、 自由画家未来出路/29

画家作品欣赏

汪亚尘/图1·64	陈逸飞/图2	陈逸鸣/图3	
王耀华/图4	刘伟光/图6	杨兴雅/图8	明丽华/图10
雷振华/图12	段少军/图14	王 晖/图16	徐茂平/图18
张克伟/图20	徐柯生/图22	由曙亮/图24	叶 澜/图26
傅关根/图28	于南澄/图30	何亚萍/图32	温德尔/图34
陶 俊/图36	张万凌/图38	朱淼永/图40	朱天红/图42
江雅芬/图44	马福宝/图46	雷宝玺/图48	张乃贵/图50
张军伟/图52	姜 昱/图54	侯智文/图56	高迎春/图58
张 巍/图60	刘博文/图62		

画家生态素描

2001

王耀华，走进画家楼的第一人/35

2002

刘伟光，画家楼工号001/42

杨兴雅，绘画文章皆精彩/49

明丽华，艺术和她是谁选择了谁/55

雷振华，野趣天成的威武雄壮/60

2003

段少军，绘画天赋与情感诉求的融合者/64

王 晖，把感情寄托在田子坊的人/69

徐茂平，用抽象的语言演绎艺术的灵动/75

张克伟，医学世家里的艺术家/82

徐柯生，在丰乳肥臀中异彩夺目/88

2004

由曙亮，将水彩画进行到底/94

2005

叶 澜，知性女画家的优雅/100

傅关根，与大艺术家为邻的都市画家/106

2006

于南澄，发现美而不创造美/112

何亚萍，小女子的画家梦/117

温德尔，蒙古汉子的江南情/122

2007

陶 俊，寻寻觅觅只为创作安心处/128

张万凌，从黄土高原深处走来/134

朱淼永，在上海赶早潮的自由画家/140

朱天红，绘出让自己感动的抽象画/146

2008

江雅芬，田子坊的心灵之约/151

马福宝，衣带渐宽终不悔/156

雷宝玺，学生做他经纪人的东北画家/161

2009

张乃贵，一个云游四方的画家/166

张军伟，千幅海报练就下的功夫/171

姜 昱，把画廊开设在黄宾虹旧居里/177

2010

侯智文，直面市场的美术教师/182

高迎春，军旅画家的艺术追求/187

张 巍，用新生代画家的视野驾驭画廊/193

2011

刘博文，来自雪原人家的画雪高手/199

后记/203

田子坊， 海派艺术的重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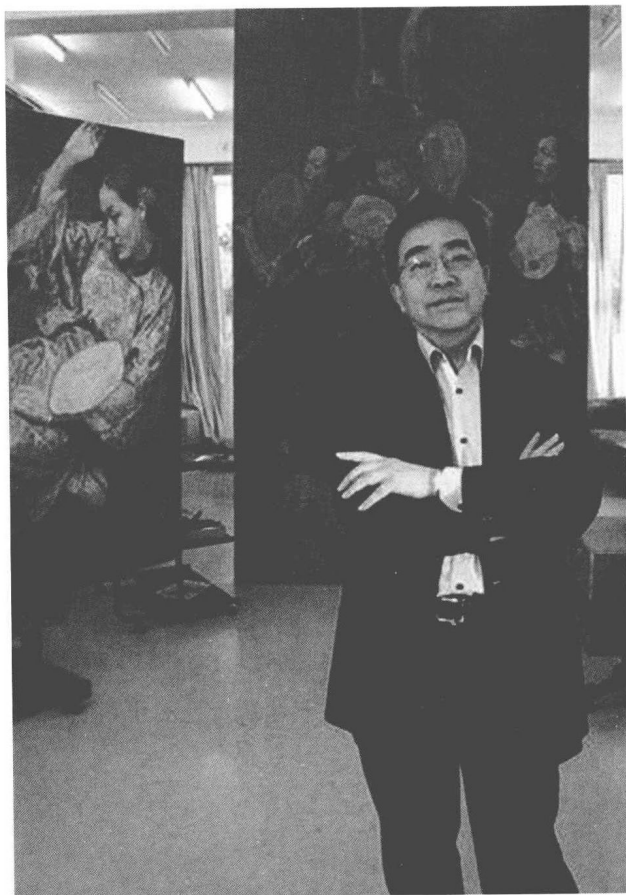
海纳百川，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

海派文化就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形态，海派艺术是这种形态中最独具一格的奇葩。虽然诞生于上海，但海派艺术并不只属于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艺术家一旦选择在上海，就开始为海派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起新的养分，并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汲取自己生长所需要的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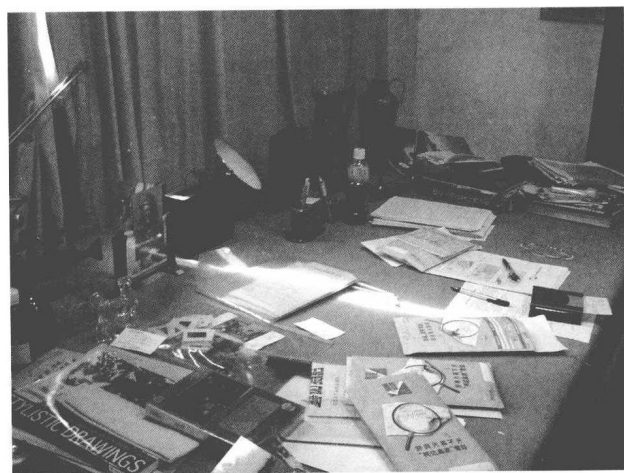
田子坊出现在大上海的核心地带，是一种偶然。如果没有陈逸飞先生当初的独具慧眼，以及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吁与拥趸，或许它早已消逝在旧城改造的推土机之下。许多这样小径通幽的弄堂，在高楼大厦崛起之前，早已灰飞烟灭，消失的不仅仅是砖瓦与旧梁，还有比这些旧宅更为重要百倍的城市记忆和历史底蕴。因此，能够留下田子坊，是这座城市的幸运，也是一种偶然。

田子坊出现在大上海的繁荣区域，又是一种必然。有着深厚文化与艺术底蕴的上海，及素有小资情调的上海人，从来就没有失去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求愿望，特别是对于艺术品的鉴赏兴趣。大上海需要一些重要的艺术街区，上海人也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艺术环境，如果不在田子坊，它也一定会在其他合适的地方出现。所以，留住一个田子坊，是这座城市的缘分，也是一种必然。

与其他所有新兴艺术社区不同的是，田子坊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不仅仅是陈逸飞这个人，以及他在世期间的那些年岁，即使把时光往前推八十年，这里一样是一块令人神往的艺术圣地。



陈逸飞在田子坊工作室



陈逸飞会客室工作台

一、开启田子坊新纪元

上海，卢湾，泰康路，田子坊。

过去，只有小部分画家，特别是油画家，才了解它；今天，大部分上海人都知道它，尤其是都市白领，还有不远万里来到上海的老外们。了解它，亲近它，正因为藏在深闺之中的它，给人神秘与复古的遐思。这里有一个画家工作室的聚集区，连弄堂的空气中都散发着艺术与创新的气息；还因为它隐于闹市，虽然转弯处的弄堂小道只有比肩的宽度，却鳞次栉比布满了时尚潮店、咖啡小馆和微型酒吧。

已经整旧如旧的田子坊，正成为时尚达人最喜欢的造访之处，和约会之所。有人甚至这样认为：“没有去过田子坊，说明你已经被潮流遗忘，表明你的情趣OUT了”。挤入狭窄的过道，贴身擦过斑驳的老墙，各式店铺招牌散发出的视觉盛宴的光彩，让人目不暇接，只能有走马观花的感觉，好像自己已经穿越至二十世纪早期的时空之中，远离了满目高楼大厦和宽敞马路的二十一世纪。

发现它，并挖掘出它价值的人，是一个影响力穿越中国、跨越大平洋的艺术家：陈逸飞。当初，陈逸飞相中这里做艺术工作室，完全是想对闲置的旧街道工厂的再利用，因为这些空旷的空间恰好达到画家工作室的要求。工厂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民居中间，这里的街道工厂都是短命的，它们存在的价值似乎就在等待着自己的“转世”。直至等到了艺术家的进驻，才算找到了这些厂房的真正价值。陈逸飞说：

“画家并不是在创造美，而是发现美，是把美的东西传达给观众。好的画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他的眼睛不能只局限于一块小小的画面。”

文如其性，画如其情。陈逸飞从旧上海形成的石库门建筑天地中发现了美，在夹杂于民居中的老厂房里发现了价值，将已经奄奄一息的美丽景致起死回生。打造成极具文化气息的艺术